

墓誌銘神來之筆

曾有個故事，老農賣瓜，於瓜攤旁板書：「此西瓜出售。」秀才甲說：「『此』字可去。」秀才乙看見又說：「西瓜」二字也可去掉。」接着又來了秀才丙：「西瓜擺在市場，肯定是出賣。」於是再減二字。

在京城參訪一眾名人墓地時，突然聯想到的這一故事。蓋因墓碑文字精簡，與此有某些相似之妙，細微處頗耐品味。以京劇藝術家們為例，墓文均走簡約路線。

如八寶山的「程硯秋同志之墓」，福田公墓的「郝壽臣校長之墓」「余叔岩先生之墓」。再簡化者，如萬花山「梅蘭芳之墓」「馬連良之墓」，華夏陵園「張君秋之墓」。門頭溝栗園莊的「譚鑫培墓」，再去一個虛詞。至於萬佛陵園的「裘盛戎」「譚富英」，金山陵園「奚嘯伯」，乾脆連「墓」字都省略了。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而今某些洋洋灑灑冠以一長串頭銜的墓碑，相比之下，反自暴其短。

大師的墓地，有墓誌銘的並不多。即便有，也多以寥寥數語點睛。八寶山的老舍墓，地面青色大理石雕刻着漣漪，宛若老舍縱身一跳的太平湖水。墓誌銘：「文藝界盡責的小卒，睡在這裏。」淡泊如水的一句話，高度濃縮了老舍的性格、追求，與悲情的人生結局。

福田公墓的錢三強墓，刻着「從牛到愛」四個隸書大字。錢三強一生在書房懸掛着父親錢玄同題贈的這句話。字面上看，有點莫名其妙。其實，「牛」「愛」分別代表牛頓、愛因斯坦。錢玄同以此勉勵兒子在物理學領域勤耕鑽研。

二〇一八年去世的評書大師單田芳，墓誌銘是「且聽下回分解」，堪稱神來之筆。既是對藝術人生的最簡妙概括，又體現了其豁達的性情。死亡非終局，來生再續篇。而單田芳的表演魅力永存評書歷史。



瓜園蓬山

gardenemarvin@gmail.com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古人有「端茶送客」的慣例。古裝影視劇裏常見到，主客雙方聊得差不多了，主人把茶碗一端，識相的客人此時就主動起身告辭，若還繼續賴着，靈光的侍從便會「補刀」高喊一聲「送客」，替主人下達逐客令。此場景已成為過去，但生活中出現了新形式的「逐客令」，代替茶碗的道具是人人不離身的手機。

現如今手機和社交幾乎已成同義詞。手機不但是打開一次社交的鑰匙，也是結束一次社交的利器。人們的社交除了公域和私域，還有大量介

乎二者之間的情況，此時端「機」送客最為適宜。

相信很多人經歷過這樣的場景：某人前來拜訪，說此人完全陌生吧，七拐八彎有幾分熟絡，說很熟悉吧，還沒親近到無話不說；所談內容說是公事吧，似不能板起面孔公事公辦，說是私事吧，還不太好隨意處之。當該說的事都已說畢，能聊的天都已聊死，場面常會陷入輕微的尷尬，真可謂「乍暖還寒，最難將息」，身體很想結束，嘴上卻難以出口，怎麼辦呢？今人不是古人，無茶可端，幸好

端「機」送客

我們有手機。趕緊掏出來，作緊急狀，「不好意思啊，我要回個電話」，或者，只是單純地滑開，裝模作樣看一看時間或某個App，上海話所謂「豁翎子」是也，善於「接翎子」者心領神會：「哦，你有事，那你先忙着，我就告辭啦」，「咱們下次再約」。一次成功的端「機」送客，就這樣愉快地完成了。

我聽過一則傳統相聲，諷刺的是某個買官得來的知縣，上任之後，他循例去拜見巡撫，卻不懂社交規矩，巡撫例行寒暄、簡單問話之後，端起

茶來示意他可以離開了，他仍在那顧自喋喋不休，出了洋相。諸君，當談者落下話音，漫不經心拿出手機，千萬別像那個倒霉的知縣對長官的暗示視而不見，禮貌地告辭，才是此時最佳的選擇。端「機」送客，也可算是手機時代社交新禮儀之一了吧。

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簡約主義的先驅

一八四五年，美國作家梭羅

（Henry Thoreau）在馬薩諸塞州東部的康科德鎮的一間森林小屋隱居。後來，他將兩年又兩個月又兩天的簡樸生活體驗、想法，以至心路歷程，寫成了著名的《湖濱散記》（又譯《瓦爾登湖》），提倡簡單就是美的生活態度。

「想過簡單生活，其實並不容易。」梭羅寫道：「簡約，分成兩種，一種近乎愚蠢，另一種充滿智慧。哲學家的生活風格是外在簡單、內在複雜。」因此，有人說如今盛行的極簡主義生活方式，其先驅者乃是

梭羅。對此，我倒有一些意見。

在《湖濱散記》，梭羅的確展示了對簡約生活的深刻反思，但早於唐代，即比梭羅早了一千多年，劉禹錫已經寫了著名的《陋室銘》，解說所謂「外在簡單、內在複雜」的簡約生活智慧。

劉禹錫寫道：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」在此，他以「山水」喻室，以「不高、不深」言陋，並以「仙、龍」指涉德行，旨在指出：外在是物，內在是身，無論外在的物如何簡單，哪怕簡陋，只有內在

是有德的人才重要。

接下來，劉禹錫談到室內的景、客、事。陋室之不陋，在於跟自然相連，「苔痕上階綠，草色入簾青」；簡約生活的充實，也在於有質素的客人，「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」；還有，陋室內沒有大場面裏那些擾人的絲竹聲，也沒有公文書牘，取而代之，是可以講究品味的生活，「調素琴，閱金經」。

無論是劉禹錫所言的陋室，還是梭羅談到的湖邊生活，聽起來，都有叫文人雅士羨慕的寫意。但，我們也不能不記得梭羅的提醒。他不鼓勵他

卡拉OK中的餐蛋麵

適，甚至常常要預約和等位，尤其節日，人山人海，一房難求，好不熱鬧。

有關唱K的回憶，我也不少，不過印象最深刻的，並非參加狂歡派對的情境，也不是什麼在卡拉OK發生的驚天動地戀愛故事，而是於不如意的年月曾常常與一好友並肩到卡拉OK打發時間，在一首又一首流行曲的襯托下，慵懶地坐在K房沙發上聊天傾訴的往事。點歌的時候，我們一人愛唱張栢芝，一人要唱容祖兒，可以無間斷地一首接一首唱下去，投入得像歌曲

就是為我們而寫、歌詞的內容就像為我們而生。靜下來的時候，我們會一起觀看喜愛的MV，閒談閒說近況、講理想、論人生，然後以音樂激起大家的鬥志，在帶點頹廢的時空中互相鼓勵。倘若深宵仍在卡拉OK，我們會一人捧着一碗「餐蛋公仔麵」，頓覺在充滿友情的環境中，吃簡單的食物也分外美味，特別教人覺得溫暖。

我們已許多年沒去唱K了，也不再如以前般事無大小也長嗟短嘆。卡拉OK不再流行，但我們的友情仍在，不過現在見面已愛去不同的餐廳享用下

人效法他的生活，理由是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既有的條件與限制，並應該找到適合自己的簡約而睿智的生活方式。

以梭羅本人為例，他之可以放心在林中隱居，很大的原因是他的母親就住在離他不遠的鎮上，所以可以常常去幫他洗衣服、煮飯、做家務。



古文日常 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午茶，更不會深夜任性地吃容易令人發胖的即食麵。當年我們都沒想過唱K有天會變成小眾娛樂，但世事就是如此，流行不流行從不由人，只知人生中可以有於K房共嘗「餐蛋麵」的知己，就是我在卡拉OK盛世最好的收穫了。



竹門日語 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青銅大面具

距今超過三千年的三星堆文物出土即驚覽世人，當中一百二十件精品從四川「穿越」至香江，正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集體亮相。這些珍貴文物，在光線較昏暗的展廳內更顯凝重雄奇，恍如是另一國度的文明。時間的洗禮令許多展品已稱不上完美無瑕，肉眼可見碎片拼湊的縫隙，又恰恰訴說着滄桑。考證的欠缺也令它們的真正用途和原樣暫未有定論，但已足夠給予當代人無窮遐想。

古蜀人鍾愛青銅器，此次展品中銅製文物佔六成，在展出的青銅器物中，

由四川三星堆博物館借展的一件「大面具」（附圖）大有來頭，它是目前已知世界範圍內發現的體量最大、形制最完整的大型青銅面具。

大面具二〇二一年

在三星堆遺址三號坑出土，位於三號坑中部偏南的位置，是最早露頭的青銅器物，出土時，面具的臉部正朝下，上面疊壓了十多根象牙。據悉，考古專家花了三個多月才完成清理。二〇二二年，



這件大面具曾於央視春晚「露臉」，引起巨大轟動，此次首次在香港展出，成為展覽現場觀眾關注的焦點。

青銅大面具寬

一百三十一厘米、

高七十一厘米、深六十六厘米，重量達

一百三十一斤。面具呈方形，寬額、廣

額，棱角分明，與同時期商周器物相比明顯不同。眼睛突出，有着明顯的

「眼睛崇拜」。粗長眉作揚起狀，耳廓

較寬，耳垂有穿孔，耳前面頰的上、下及額部正中各鑿鑿一方孔，學者猜測可能是用於固定用途。

「凝視三星堆——四川考古新發現」特別展覽，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第八展廳舉行至明年一月八日。

青銅大面具寬

一百三十一厘米、

高七十一厘米、深六十六厘米，重量達

一百三十一斤。面具呈方形，寬額、廣

額，棱角分明，與同時期商周器物相比明顯不同。眼睛突出，有着明顯的

「眼睛崇拜」。粗長眉作揚起狀，耳廓



館藏擷英 閒雅

逢周五見報

福鯉變禍鯉

長約一米的怪魚，近日攪動啟德河秋水。經專家確認，怪魚是人稱「福鯉」的淡水大魚，又名鱧雀鱧，原產於北美洲。在旺角通菜街，鱧雀鱧幼魚作為觀賞魚出售，不排除有人購買後餵養一段時日，因種種原因棄之河道。但鱧雀鱧的前主人未曾想到，自己「放生」一條鱧雀鱧，可能間接「殺生」成百上千的河魚。「水中殺手」鱧雀鱧大肆捕食河道的魚、蝦、蟹，連龜類、水鳥也不放過，如此「福」鯉，分分鐘會變「禍」鯉。

去年七月，河南汝州市中央公園雲禪湖水域，驚現怪魚蹤跡，當地曾嘗試多種圍捕卻一無所獲，最後不得不抽乾三十萬立方米的湖水，兩條一雌一雄、體長分別為七十厘米和九十厘米的鱧雀鱧被成功捕獲。繼汝州之後，北京、湖南、廣西、江蘇等地，陸續在住宅區水域、公園湖泊、河道等地捕獲鱧雀鱧，並一律作無害化處理。

鱧雀鱧身呈長筒形，體形怪異，性格兇猛。牠究竟是鱧還是鱧？其實，牠屬於雀鱧魚中的最大品種。在「雀鱧」前冠以「鱧」字，因其嘴巴長得與鱷魚相似，上下顎密布兩排鋒利的牙齒；但其身魚鱗厚實堅硬，體內擁有魚鰾，又與魚類無異。

「怪魚一出現，魚蝦都不見」，作為危險的外來入侵物種，鱧雀鱧在二〇二〇年上榜中國禁止放生或遺棄主要外來物種的「黑名單」，二〇二二年國家農業農村部等制定《關於印發外來入侵物種普查總體方案的通知》，對十種主要外來水生生物進行全國普查，鱧雀鱧亦榜上有名。



萌宠集 佑松

逢周五見報

廟街夜生活

城市煙火氣，最撫凡人心。夜色降臨，豐富的夜晚生活，不僅能提升一座城市的活力，更能为城市增添煙火氣。當一個個小吃攤支起來、夜晚的粵劇層出不窮地上演，還有道路兩邊霓虹燈閃起，不僅裝飾着城市的夜空，也點燃了人們內心深處的渴盼。

疫情三年，改變了不少人的生活，往往開通宵的小店，也早早打烊，縱然現在疫情遠去，但能營業至通宵的店鋪也是寥寥無幾。恰在這時，特區政府日前推出「香港夜繽紛」多個海濱夜市活動，反應超乎預期，如今更考慮在十一月推出廟街夜市，希望透過地道美食、舉辦表演等，重現昔日盛景。

廟街夜市素有「平民夜總會」之稱，不僅匯聚本地民間智慧，也以其原汁原味的在地生活，吸引着南來北往的旅人。譬如油麻地天后廟一帶的街道，入夜之時，攤檔雲集，售賣貨品品種多元；曾幾何時，廟街更是霓虹燈的海洋，不少電影都曾在此地取景，在觀眾心目中留下了一系列諸如「市井」、



談文論藝 嘉妍

逢周五見報



墟里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